

井上靖／著



国色天香

红颜命薄

杨贵妃

传



井上靖／著

杨贵妃



传

杨贵妃传

[日]井上靖 著 林怀秋 译

责任编辑:凌 敏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合肥庐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87×1092 1/32

印 张:6.5

插 页:2

字 数:140,000

印 数:5000

版 次: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684-9/I·1570

定 价:7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24
第三章	52
第四章	78
第五章	108
第六章	137
第七章	172

第一章

开元二十八年(公历七四〇年)十月,从距国都长安四十来里行幸骊山温泉宫的皇帝玄宗处派来使者,到了长安的寿王府。玄宗命寿王妃杨玉环去温泉宫伺候。

寿王瑁是玄宗与三千后宫中最宠爱的武惠妃之间所生的皇子,是个甚至一时拟立为太子的人物。玄宗就是对这样一个寿王妃子的杨玉环,下达了召见令。玄宗的这种召见意味着什么,寿王也好,杨玉环本人也好,早已心领神会。

当接到父皇玄宗命令的一瞬间,寿王已经知道自己不得不丢开爱妃杨玉环。寿王叫出杨玉环,传达了父皇之命,让玉环好生考虑考虑,让她自己选择自己所想走的道路,并未要求她即刻作出答复,寿王便退入自己的居室去了。

只过了一刻,杨妃的侍女即带着答复来谒寿王。杨妃的回答是:父皇既已有命,岂能违背。寿王面不改色地说,既所望在此,那就请便吧。寿王在这一瞬间,定然对失去杨玉环感到松了一口气。因为若是杨妃拒绝服从父皇之命,两人的命运则除死无他。况且父亲向有骨肉之情的儿子要求他的妻子,决非轻易之事,父亲玄宗无疑地也是做了充分思想准备的。

寿王瑁的母亲武惠妃薨后刚好过了三年。武惠妃当然还

只是一个妃子，并非皇后，但是玄宗的可称为糟糠之妻的王皇后因无子嗣，武惠妃的权势，从一开始就凌驾于王皇后之上。而且在开元十二年，王皇后因兄之罪，被赶下皇后宝座成为庶民，不久便在失意中死去，于是武惠妃的地位便巩固起来。玄宗身边虽有现在立为太子的亨的母亲杨氏，和以美貌而知名的赵丽妃等女人，然而她们都已早夭，只武惠妃一人得玄宗专宠，受到皇后一般的待遇，一门都得就显要官职。武惠妃为了自己所生的寿王立为太子，施展了种种阴谋。赵丽妃所生的太子瑛之被废黜赐死，一般传说就是由于武惠妃的谗言。

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，她若是再多活一段时间，寿王准是早已即了太子之位。实行废黜太子之议不久，武惠妃就逝世了，为此寿王立为太子之事还没来得及实行。母亲武惠妃生前的专横，简直令人侧目，仅凭此点，一旦武惠妃薨去后，寿王就陷入颇为微妙的境地。在此之前玄宗也曾爱过寿王，但那是因为母亲武惠妃在。武惠妃一旦死亡，对他的爱随之而减退，这也不足为怪。玄宗对三千后宫的无论哪一个，都可以使她生孩子。孩子始终是属于生身之母的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在与母亲武惠妃死去的同时，她的孩子也等于死了。倘有有权势的重臣特别庇护，姑当别论，这对于有武惠妃那样母亲的寿王来说，却是不可能的。从武惠妃薨去之日起，其子寿王就不是掌权者所特别垂青的皇子了。玄宗皇帝是这么想的，其子寿王也是这么想的。玄宗的这种心情的第一个表现，就是这次事件。

面庞极似乃母武惠妃的肤色白皙的年轻皇子，对父王的无理要求，丝毫也不能有所抵抗。其他妃子所生皇子曾经蒙受过的悲惨命运，说不定几时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

杨玉环在得知玄宗召见的一瞬间，感觉到像自己这样的
一个女人的生涯，意外地落入一种强大力量的掌握。她觉得玄
宗不像自己丈夫的父亲，而这种想法，过去是不曾有过的。玄
宗是大唐帝国的绝对掌权者，与之相比，丈夫寿王如今只不过
是极端无力的王族的一个成员。

杨玉环从听到丈夫寿王传达了事情的底细的时候起，一
直任凭着莫名其妙的兴奋袭击着自己。册立为寿王妃，是开元
二十三年十二月间的事。自那以后，已经过了近五年的岁月。
当上寿王妃的时候，她也曾为做梦都没想到的走运而不知所
措；这次的被召，更是与之不能同日而语了。杨玉环向寿王处
派出侍女之后，横卧牙床，茫然若失。不管是否喜欢，为了活下
去，不入玄宗的后宫是不行的。

杨玉环在接到玄宗使命的次日，天色未明就来到长安街
上，直奔骊山的温泉宫而去。侍从包括骑马的，约有三十人。玉
环自从昨天听到玄宗派来的使者的传话，便再也没与寿王会
过面，她是并未与寿王话别就出了寿王府的。寿王觉得这样倒
好，杨玉环也深以为然。当走出寿王府时，玉环心里想，恐怕自
己今生再也不会到这座王府来，作为妃子再也不能与寿王见
面了。玉环过去作为妃子，曾经对丈夫寿王有过爱情；作为天
下的两个掌权人物玄宗和武惠妃之间所生之子的丈夫的地位，
曾使玉环感到十分耀眼。然而，这一切，如今都与自己毫无
关系了。

玉环坐在抬往骊山的轿子里，才觉察到自己是被置于过
去不曾想过的新的命运之中，而且这命运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，
自己是走向幸福，还是相反走向不幸呢？玉环都不得而知。所

知道的，只是自己正在向举措维艰靠拢。走近它，非走近它不可，这就是自己所面临的新命运。一个有着任何人都不能与之比肩的极大权力，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断送任何人性命的几乎不敢相信的人物，如今正在那里等待着自己。

三千后宫正在围着这个掌权者。按照唐朝的制度，这个掌权者拥有带等级的女人。在皇后以下，有贵妃、德妃、淑妃、贤妃四妃。在这之下又有昭仪、昭容、昭媛、修仪、修容、修媛、充仪、充容、充媛九嫔，再下边配有婕妤、美人、才人各九人，宝林、御女、采女各二十七人。此外还有许多女官。玄宗时，对这种制度多少作了一些修改，但是后宫三千的那种惨状却没有改变。三千后宫与各种权力联结着，都想博得这个年迈的绝对权威的爱情。虽说是爱情，却和普通的男女之间的爱情大不相同，因为这是以得到与得不到掌权者的宠爱，来决定能否得到自己的荣华和自己满门的高升。妃姬们围绕着玄宗竞争的激烈程度，准是让人不敢正眼相看的。如今杨玉环正要加入她们的行列。

杨玉环要去的离宫，在京城东方四十来里的骊山山麓。轿子涉浐水，渡灞河，在缓慢低矮的丘陵起伏的平原上，一直往东走去。路在中途变陡了，这一行人走走停停地前进。

不一会儿，轿子到了骊山离宫。钻过三层城门，在面向水池的一座宫殿前边，杨玉环下了轿子。前来迎接的众多男女低头站立，一动不动。玉环对前来迎接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她就像没看见这些人似的从轿子里下来，把视线稍稍投向了上方。阶梯式离宫的几个建筑物的脊瓦和一部分屋檐，看上去重重叠叠，在这些建筑物的背后，望得见覆盖着小山斜坡的低矮的松柏树密林。玉环此时听到了风声。是风吹松柏树梢发出

的声音。少许，玉环在几名侍女的引导下，静静地朝宫殿内部走去。

骊山自古以来就以历代皇帝的避寒之地而知名。山麓有温泉喷出。为了利用这热水，才修建了这座离宫。离宫称为温泉宫。在侍女的引导下，走在宫殿与宫殿相连结的长长的回廊上，在玉环的耳朵里所听到的，只有山风的飒飒之声。

玉环在半路上稍稍停了一下。山风之外，不知从哪里还吹来险滩的声响。这是热水涌出的声音。浴场似的建筑在尽下边，挨着它的上面重重叠叠，沿着山坡的斜面建造了好几栋宏伟壮丽的殿舍。在连结殿舍与殿舍之间的回廊当中，有的倾斜度颇急，有的则平缓。

杨玉环被引导到滞留当中起居的房间，在那里稍事休息。为了谒见玄宗皇帝，出了这间屋子，玉环被领到长廊。在玉环前面，走着几个侍女，在她的背后，也有十来个侍女相随。杨玉环此时感到一阵轻轻的晕眩。夹着回廊，两侧有修剪收拾得极好的庭院，既有水又有假山，玉环几乎对这一切都没有仔细看。

杨玉环从几座馆前经过。馆内到处微暗，毫无例外地在前面都有用石头垒起的宽台。石台有一种不能靠近的冷清，使人觉得非常像建造在宫殿内部的幽静的散步场，这在宫殿外部是决然见不到的。

玉环在一座馆前停住了脚步。因为走在她前边的侍女们一齐停了下来，自然玉环也只得停下来。回廊在稍往前走的地方弯成直角，从那弯角，这时意外地看见来了一群人。站在前边的是两个侍女，后边有几个男人。玉环见自己身前身后的人都低着头。玉环因不知是谁走近自己，为了不失礼仪，也轻轻

地低了低头。

玉环在迎面而来的一群人和自己这边的人相擦时，在正中间看见一个老人，这时才觉察到这就是玄宗皇帝。玉环觉得那人的目光在敏锐地照射着自己。玉环在这时，也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但是，冲着这个对自己来说，究竟是人还是神都不知道的人，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在发作的冲动之下，她抬起了头。并不是自己想抬才抬起了头，是突然之间无意识地抬起了头。玉环抬着头站在那里。

玄宗稍稍停步，不客气地瞧着玉环。那是一种仔细端详。然后好像想说点什么，嘴边的筋肉微微地动了动，然而从那张嘴里，并没有特别说出什么。老人就那样从玉环前边过去了，可是不知是为了什么，玉环却仍然是那副姿势，在那里站立了一会儿。玉环看到自己身前身后的侍女们依然还在那里深深地低着头，老是不抬起来。

玉环觉得自己对这个掌权者，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态度。既没有毕恭毕敬地迎候这位掌权者，也没有大礼参拜。只不过是这位难以取悦的老人的面庞，不知为什么，玉环也还是仔细地看了一番。

侍女们走动开了，玉环也跟着挪动着脚步。接着便回到了刚才休息的房间，在那里独自吃完了饭。豪华的饭菜装在一个大盘子里，由侍女们接连托了进来。玉环对这些饭菜只是沾了沾筷子。送来的饭菜接连拿走，接着另外又送来一些新的。玉环自从踏进离宫，和谁都未交谈一语。这一切都是在无言之中进行的。

吃罢膳食没多久，被引进到有床铺的房间。从京城一路摇晃而来，她以为是叫她休息的呢，玉环便随身躺下。实际上玉

环也真的累了。从昨天起的过度紧张，睡眠不足和旅途疲劳，玉环已经被折磨得身心交瘁了。

玉环睡着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。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候。从飘荡在馆前的发白的光线和沉滞的空气，可以知道暮色将临。好像在哪里一直盯着玉环的醒来似的，出现了一个中年的侍女。这个侍女第一次开口，用郑重的语气说今天晚上皇帝召见，请即刻入浴。

浴室从皇帝洗的“御汤”开始，共有十八个。玉环被领来的是在御汤的西南角，有低低的大理石墙垣隔开的妃子汤。

从妃子汤可以完全看得清御汤。御汤的宽绰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砌起来的，浴槽的边缘雕着鱼、龙、雁等的浮雕。在浴槽的中央，为了躺着也能够洗浴，放着一张白玉石制的卧铺。汤从同样是用白玉石造的莲花芯中喷涌出来。

妃子汤比起御汤的浴室来虽然狭窄一些，但同样是用白玉石砌成的，只在汤的出口处放置了一个用红色石头塑造的大盆，它承受着不知从哪里喷涌出来的汤。这种汤的出口有四处。

汤是透明的，但却荡漾着轻微的硫磺味，不断地冒出的热气，使浴室内部充满了热气和轻柔的透明的雾气。杨玉环身子躺在浴槽内。洗温泉澡她这还是头一次。听说在京城附近有个与骊山齐名的汤山，玉环当然也没到过那里。

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对玉环初次赐浴骊山时的情形曾这样唱道：

温泉水滑洗凝脂
侍儿扶起娇无力

玉环从浴室出来，披上衣裳，被领到隔壁化妆室里。这里有几名侍女在等待着给玉环的脸上化妆。玉环进屋来时，待在这里的侍女们也都吃惊地为玉环那不能正视的耀眼的容光所逼，低下了眼睛。那耀眼的容光可以说既是女人才懂得的骄傲和美貌，也是只有女人才懂得的女人所特有的一种难以言状的令人生厌之处。这耀眼中，掺杂着这样两种迥然不同的东西。侍女们感到作为玉环的同性，她既是自己人又是敌人。

来到大镜台前边时，玉环把轻盈的半裸的身子坐在了面前的有异国风味的椅子上。一个侍女转到玉环的前面，一个人立在她背后。玉环本来可以听任侍女给自己化妆，但她没有这样，她还是提出了要求。这时才在玉环的心里生出了可以称作是为了今后生活下去的意志。要求自己的，是人世上的绝对掌权者，如果说这是无法拒绝的，那么她的想法就是倒不如把自己所有的最美的东西献给对方，她觉得这也并非坏事。坐轿子来时，玉环几乎可说是清水脸儿仅只是薄施了点粉黛，可是如今却相反，她想来个浓妆艳抹。她把自己心里想着的事冲口而出。侍女们一齐低下了头，以示遵命。

玉环凝视着镜中自己的面庞。因为是出席夜宴，化妆浓点也无妨。发髻当然是高髻，饰以金玉的发簪和钿以及步摇^①。眉不是白天的蛾眉，而是画得更粗一点。鸳鸯眉、小山眉、五岳眉、三峰眉、垂珠眉、月棱眉、分梢眉、涵烟眉、拂云眉、倒晕眉等，这阵子女女们的描眉方法虽然花样翻新，可是玉环什么样儿都没有依。她只是把眉画得丰满而粗大，把接近鼻端处描得

① 一种发簪，因在人走路时摇摆而得名。

像刀尖切的那样纤细，另一端就像用布料抹过的那样朦胧地消失了。面颊上涂过白粉之后，再搽红。口红涂得使嘴唇厚厚的，看上去就像蓦地撅起来的一般。嘴嘛，始终应该像铃铛那样厚而小。与此相反，眼睛得尽可能画得大些，从而多少像向外弯曲的鱼那样，眼梢往上吊。

面庞全部画好之后，最后就是戴花钿了。在眉毛之间放上四个菱形的白绿色小点点。然后用丹青在两颊上面画酒窝。酒窝平时是谁也不会注意的，只在发笑时，让它起美化笑容的作用。

玉环的化妆费去了将近一刻钟。化完妆，侍女们侧着身子退出去之后，玉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玉环对镜自忖，好一会儿才移开眼睛。

回头一笑百媚生
六宫粉黛无颜色

正是如此，也不能不如此。

赐予杨玉环的谒见时间，一刻刻地迫近了。玉环斟酌完毕，离开馆舍，暂且坐在椅子上小憩，以等待前来迎接的侍女们的出现。自从出了寿王府，在杨玉环的头脑里，这时才第一次想起了丈夫寿王来。从十七岁到二十二岁，前后足有六年之久，自己虽然作为妃子服侍过这位丈夫，可是如今却感到那已是个遥远的存在了。仔细想想，从昨天玄宗下召见令之后两个人还作过商量，此后就再也没见着，尽管如此，分别也不过是一昼夜的样子。可是却觉得与这位丈夫已经如同分别多年。杨

玉环看了看自己这身衣着，都是自己过去所不知道的新鲜玩意儿。不仅是衣服，从发饰到汗衫以至镶嵌珍珠的鞋子，统统都不是自己的。面庞和头发虽然是按自己的喜好装点的，但和平常的自己判若两人，这是化妆，是变形。

杨玉环虽然想起了自己丈夫的面孔，可是心里毫不感到作痛。虽说是因自己舍身给掌权者，才救了丈夫寿王一命，却也没有为了丈夫而牺牲自己的感慨。说得明白一点，杨玉环此刻的心情是和丈夫寿王早就分了手，如今同寿王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

但是玉环仍有些不安。尽管这种不安不知从何而来，反正是有些不安。而且这种不安渐次在变大。刚才在宫殿尽头的走廊上遇见了掌权者。那人多少与普通人不同，眼光锐敏，然而尽管如此，也不过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老态初萌的一个男人罢了。玉环的不安，就是自己要去伺候这样一个人。玉环把这个世上握有最大权力的人物，与其说是当作人，莫如说是当作掌握自己命运的神接受下来的。这命运，正要降临到杨玉环头上。她那不安的由来，准是在此。

突然，听到远处飘来一阵音乐声。那是庄严的乐曲。她觉得那音乐不像是为掌权者和自己相偕鸾凤而演奏的。曲调听不出有什么甜蜜之处，也不华丽，毋宁说倒是相当严肃的。

一个侍女走了过来，告诉她说刚才听到的音乐，是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听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对玉环来说还是头一回，但是关于这支曲子的来历，从前倒是听谁说过。听说是玄宗皇帝做梦游月宫，听了月宫的音乐，醒来之后把它回忆出来让人谱写的。据传说，玄宗皇帝生来爱好音乐，对于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鉴赏能力。

此外，这虽然是后来杨玉环听到玄宗亲口说的，关于这支《霓裳羽衣曲》，还有另外一种传说。据说那是玄宗登上三乡驿，眺望女儿山时，来了灵感，即席制作的。玄宗皇帝在各种场合，按照自己的情绪，把这两种说法交互说出，到底孰真孰假，不得而知。

但是随他怎么说，现在听到在庄严地演奏这支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当这曲子的韵律突然变大时，出现了一群十多个侍女，在玉环面前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。其中的一个毫无表情地用平板的声调说：

“谒见的时刻到了。请您举步。”

杨玉环跟随那个侍女的身后移动着脚步。音乐渐次变高，一改先时的单调，渐渐变得热闹起来。杨玉环一旦起步，不安的情绪便渐渐消失了。她抬头面向着命运，以无比安详的步伐向前走去。

杨玉环被领到的地方，是白天玉环和玄宗皇帝擦身而过的面向回廊的大厅。夹着回廊，大厅的前面有一个宽敞的石台，她想日间宴会时，一定是在这里举行舞乐的。这儿容纳三四百人绰绰有余。如今这儿没有一个人影儿，在冰冷的石头上洒落着冬夜的月光。只有从三面围着石台的大理石曲栏的黑色影子轮廓分明。

大厅里灯火辉煌，如同白昼。乐声更高了，笙、鼓、琵琶、方响、拍板、箏箏等各种乐器的演奏声响彻大厅。杨玉环进了大厅。她总觉得御驾就在右手，其余一无所知。到底有多少男女侍候在那里，人又是怎么排的座次，都没有进入玉环的眼帘。玉环随着引导自己的侍女的身后，在无数支明灯蜡烛之间行进。

侍女停了下来，玉环也站住了脚步。侍女施过一礼，飘然而去。此时玉环知道自己站在了御驾之前，但与玄宗皇帝的座位还有相当的距离。玉环深施一礼，然后抬起脸来。玉环看了看掌权者的面庞。是个老人，这是无疑的，然而与白昼所见不同，并不感到老迈，在他绷紧的脸上，眼光锐利逼人。玉环在日间也曾如此，此刻更是频繁地凝望着对方的脸。一旦眼睛触到对方的脸，奇怪的是就不想再把视线移开了。

有几个侍女走近前来，玉环被引导到紧挨玄宗皇帝横设的席位上去。玉环坐下之后，才第一次看了看大厅。大厅里人数并不太多。从数十支灯烛之间，看到右手边并排站着一群乐工，左手边一群宫妓如同偶人一般悄悄地等在那里。乐曲不知从何时起变了调子，在正面那座似乎是临时搭就的舞台上，有几个身着胡衣的女人跳起了快速的舞蹈。伴奏的乐器也许是异国的玩意儿吧，玉环不曾听到过。乐曲的旋律软绵绵的，听起来寂寥而甜美。

侍女捧来了酒具，摆在玉环前面的小桌上。酒具有大有小。一个侍女走向前来，给其中的一只酒具斟满了酒。玉环端起这盏玻璃制的小酒杯。此时音乐突然大作。玉环饮罢把杯子放回桌上。音乐低了下去。玉环又端起酒杯。于是乐声又转高。玉环喝了一口又放下。此时乐声低下去。第三次举杯，在急速变高的乐声中，玉环一饮而尽。

女人们穿梭般来来往往。既有送菜肴的，也有添酒的。每当举杯，乐声必然转高。杨玉环觉得自己已同音乐融为一体。她一言不发地只是不断地被乐声所左右。舞台上时而是女人们婆婆，时而是一群少年们起舞，时而是异国的男人们欢跳。这些看起来都不像舞蹈，倒像是在烈日之下，人们挥舞着五彩

缤纷的布片。

“玉环的家乡是蜀吧？”

突然听到这样问。是沉重而有力的低音。玉环觉得好久都没有听到人声了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刚才跳的是蜀地的舞蹈。你感到亲切吗？”

“妾自幼离开家乡，对于家乡的舞蹈一无所知。”

在这短短的对话中间，玉环没有看着那个掌权者。玉环就紧挨着坐在御座旁边。御座略高一些，若要把脸正对着对方，那无论如何也得改变坐姿，仰视才行。杨玉环本能地避免这样。这就得让对方由上往下看。她不肯把点在额上的白绿色的点点儿，让人从上面给看歪了。那么精心化的妆，额头决不是为了让人那么看的。

大厅的一角人声嘈杂。在那里等候的舞女们一分为二，侍女当中的几个人朝那个方向走去。这时过来一群有好几个女人。当看到走在前边靠近过来的年轻女人时，玉环心里想，她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继王妃武惠妃之后，集玄宗皇帝的宠爱于一身的梅妃吗？她显得那么高傲矜持。

她的身材与玉环不同，长得修长而苗条，面相也与身材相称，长脸，下颏小巧而俊俏，也许是在灯下吧，看上去有点尖。

一个侍女走过来告知玉环说：

“梅妃来了！”

玉环见梅妃在御座前施了一礼，就像夸耀自己的姿色一样，把视线投向掌权者，缓缓地划了个半圆，环视了一下左右。那种动作，的确确实像是让掌权者从各种角度都可以欣赏自己的姿态似的。让老掌权者一一检阅自己的侧脸、背姿、走相、